

1929/30

論涉交俄中

著編伊幾孫

行印局書東大海上

1931

1929/30

論 涉 交 俄 中

著 編 伊 幾 孫

1 9 3 1

行 印 局 書 東 大 海 上

中華民國二十年七月初版

中俄交涉論（全一冊）

△（定價大洋七角）

（外埠酌加郵費函費）

編著者 孫 幾 伊

發行人 沈 駿 聲
上海北福建路二號

發行者 大 東 書 局
上海四馬路九十九號

印刷者 大 東 書 局
上海北福建路二號

發行所

上海四馬路
各書局

大東書局



一九二九年
九三〇年

中俄交涉論目錄

第一章 緒論

第二章 中俄之一般關係

第三章 俄國侵略遠東之原因

第四章 中東路之略史上

第五章 中東路之略史下

第六章 各國對華對俄之態度與俄國之對華政策

第七章 結論

中俄交涉論

二

一九二九年
一九三〇年

中俄交涉論

第一章 緒論

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之下午，駐哈爾濱蘇俄總領事館，被中國警察之搜查。其原因係哈埠中國當局，事先接有探報，謂蘇俄駐華共產黨，於是日正午，在該領館內，召集第三國際共產宣傳大會，所有中東鐵路沿線共黨黨員均來與會，中國當局認為違反中俄奉俄兩協定，且有破壞地方治安之虞，不得不採取適當之處置。搜查結果，當場捕獲蘇俄共黨黨員三十九人，均非領館館員，及宣傳共產密謀文件甚多。而當場被捕之蘇俄黨員三十九人中有東鐵重要路員多人，又所獲文件，中關於利用東鐵宣傳共產者亦至夥，其要點如以後東鐵高級職員應以黨員補充，及以東鐵指導北滿

方面工作皆是。故搜查事件發生以後，而東鐵問題之糾紛，亦隨之以起矣。

在中國當局，最初不過一種維持地方安寧秩序之緊急處置；及發見蘇俄種種陰謀，乃爲清源之計，決心收回東鐵之電信權及管理權。溯中俄自一九二四年中俄奉俄兩協定成立後，蘇俄既得繼承前俄政府在東鐵之權利，乃恃爲共黨在遠東活動之資源，故蘇俄所派東鐵高級路員，往往不顧協定，逾越範圍，以便把持。其尤著者，如華俄局長權限問題，華俄人員平均任用問題，以及電權地畝等問題，均沿襲前俄時代之辦法，妨害我國主權至巨。前此本已屢經交涉，而蘇俄方面別有用心，延宕推諉，迄無效果。至是年七月十日，中國當局始實行收回東鐵之電報處及各站所，並撤俄局長，以范其光代之，然猶處處顧全協定，不爲已甚。蘇俄政府以失去赤化中國之根據，乃不惜以最後通牒迫我，並厚集兵力，嚴修戰備，以擾我邊

境，殲我良將，最後復迫我爲城下之盟，而有伯力會議。創痕猶新，言之滋痛！

最近軍事行動雖已終止，我國專使亦蒞俄都，然正式開議，杳無所聞，會議結果，更難懸揣。國民淡焉若忘，專使孤懸境外，實力如彼，民氣如此。一念及中俄交涉之前途，令人不寒而慄。重以蘇俄世界革命之計畫，欲以我國民供其犧牲，赤色恐怖，遍於域內，前途隱患，方興未艾。我國民而猶欲獨立自存於斯世者，則對於此次中俄交涉，詎容漠視耶？顧中俄壤地相接，關係密切，待決懸案，頭緒紛繁，若憑一時之情感，而無澈底之研究，適以暴露弱點，於對俄外交，未必有裨也。

嘗觀各國對俄態度，有因國情殊異而根本不承認俄國者，美國是也。有雖予承認而絕對禁止爲共產主義之宣傳者，日意等國是也。有因承認俄國致引起外交之糾紛，與國內之不安，而能當機立斷，逕予適宜之處置者

，德土等國是也。大抵各國對外，皆於平時研究有素，確定一貫之政策，故事變之來，措置裕如，固無與於國力之強弱也。我國於一九二四年中俄復交之始，根本上並未確定政策，北京政府之承認蘇俄，其動機大約在蘇俄已得各國承認。故不得不加以承認；又恐蘇俄承認當時之廣州政府，故急於締結協定，及協定締結以後，一切懸而未決之問題，皆束諸高閣矣。至於國民政府最初之聯俄政策，原迫於當時內外形勢之需要，自孫中山先生逝世後，失去居中駕馭之重力，受雇之俄顧問遂肆無忌憚，實施其干涉內政之行動，吳稚暉嘗謂『蘇俄之騙局，若中山先生尚在，必早發見』，可見聯俄政策所以釀成後此共黨暴動，以及中俄間之種種糾紛，原不得謂爲政策自身之錯誤，惜無人能運用此政策耳。然則中國對俄，從前之北系政府爲無策，其後之國民政府雖有策而用之不善，結果亦等於無策。確定政策本非臨渴掘井之事，要在平時留心現代政治，於國際形勢，瞭若指掌

，然後運籌決策，因應咸宜。而近代外交爲國民外交，此等智識，尤宜普及。作者忝爲中國國民之一人，輒本其平日研究所得，對於中俄事件詳加論列；雖獨學無師，不免固陋，亦願國人爲更精深之研究，而以我書爲之發端，是則作者之微意也。

作者研究俄國之興味，遠在十年以前，當時舉世人士，方視俄國爲洪水猛獸，而竊本鑒研究所得，發爲論議，嘗謂現時各國對俄雖視若公敵，而最近之將來，必且與之玉帛締交。以是推論，我國亦宜無外，行見鑱與斧之赤色旗，且升於駐北京之俄國使署，以此大遭當局之忌。迨優林之來，作者亦嘗爲文，以爲遠東共和國之建立，純爲蘇俄應付西伯利亞局勢，緩和協約國——尤其是日本——對彼之感情，名曰緩衝，實其前衛，是一是二，卽此可睹，而當時之秉國鈞者，亦莫之省也。越飛之來，與優林相後先，是時俄在西歐已加入國際之林，英意大國，亦與通商，故越飛態度，

迴非優林之比，而中國青年，未離學校，以與此當代之第一流外交家，時有交際，以致入其牢籠而不悟。作者時服務於北京報界，偶與往還，即感蘇俄代表一面與我政府交涉，一面直接招待青年學生，用心叵測，慮貽後患。及加拉罕來，態度傲岸，顧視非常，猶憶俄國革命紀念日，加拉罕特舉祝典，會者甚多，加氏終會不發一言，會中竭力用中國色彩，以投中國青年男女之好，並特備中國陳紹——酒名——司招待者，爲伊鳳閣，本係前俄使館館員，其人陰狡多智，熟悉中國人民心理，操北京語極純熟，亦能英語，作者在是會中，所起感想殊難名狀，質言之，不快而已，更分析言之，前俄之對華外交專利用滿廷親貴及當時達官，其方法則貌爲親厚，陰謀侵略，而濟之以賄賂與脅迫，是日之會，中國之男女青年，猶之昔日之達官貴人，而青年慾望尙淺，一飲一啄，已爲異數，固無須另賸珍品也。作者自此會後，凡接蘇俄代表請柬，概以書翰辭謝。其時蘇俄代表在

南方漸得信任，北方青年之親俄態度，亦極明顯，作者惟時以中俄間之外蒙問題，促國人注意，而中俄協定對此問題，竟未得根本解決。自此以後，蘇俄對華，不僅成立外交關係，往往直接干涉內政，青年男女受其麻醉，至今尚有迷而不返者，陳紹之力如是其醇而厚也。

凡此所述，非以自炫其先見，乃以示歷史之智識，有時至可寶貴，作者最初持論，以列國對俄態度，持以與神聖同盟對法之態度相較，故其結論自然同情於蘇俄，及中俄交涉開始，蘇俄政府與前俄政府之對華態度，絕無二致，故其結論亦自然引起對俄之反感。本書之作，即本此意，欲以過去之經驗；作今後之南針。惟前此偶有論著，都係片段，茲則略加整理，使成一系統而已。本書第二章所敘，在說明中俄一般的關係，如國境及外蒙問題皆為兩國間之懸案，今日政府當局乃至全國國民必須澈底研究，預定方案，一俟有正當交涉之機會，便可提出談判，至於兩國經濟關係，如

邊境貿易似不宜常此放任，而輸出入業完全操於外人之乎，亦應早日改進，此種方案，必待有豐富之材料，經精深之考慮，方可製定，本書特引其緒耳。自第三章以下，爲本書之中心，第三章所述，在說明俄國缺乏良港，爲其侵略之主因，在世界尙未大同以前，此種天然缺陷，苟一日存在，則蘇俄向外發展之趨勢，終不能遏止。善爲國者，在審知此等形勢，爲之利導，畢斯麥能改變俄政府西進之形勢，使之東侵，則對於今日蘇俄東方政策，亦何嘗不可導之轉換方向。由此點立論，則對於蘇俄政治，不能不於本書以外，爲進一步之觀察；蘇俄自列寧逝世後，幹部與反幹部顯分兩派，現在掌握蘇俄政權之斯丹林派——即幹部派——據反幹部派所加之攻擊，認爲好戰，認爲有國家主義之傾向，觀於最近蘇俄對華之態度，此說不能僅認爲蘇俄國內黨派攻訐之詞，而有事實爲之證明矣。又蘇俄對華，幹部派主張沿襲從前政策，即以共產黨加入國民黨——其實亦不必定係國民

黨，所謂無產階級參加民主革命是也——反之，反幹部派則主張共產黨應單獨活動，組織更革命之團體，從此可悟反共與絕俄完全一致，蓋反共而不絕俄，則依幹部派之對華政策，必以國家之力援助在華之俄國或中國共產黨，或準共產黨，使其佔勢力於中國政界。此次事變，實由於絕俄之不澈底。蓋國民政府早已對俄絕交，當國民革命軍進佔平津之日，對於蘇俄使領及其商業機關，視若無睹，而東三省易幟之後，亦不聞對於蘇俄勢力作何處置，不啻預留機會，使蘇俄共產黨得在中國北部活動，以釀今日之變。此等舉例，乃以示外國之政治，皆與我有密切之關係，苟於平日稍稍留心，則於彼此關係自能瞭然，因應之方，——即外交政策——亦易確定。第四五兩章完全爲中東路之簡史，此爲蘇俄在華之惟一根據，一切糾紛皆由此起。而此路既有三十年之歷史，情形複雜，欲謀根本解決，自非片言可決，必須瞭然於其前因後果，謀而後動，方爲萬全。第六章略述各國

態度及俄國之對華政策，原非此小冊所能容，此章僅舉其概略而已。第七章乃述最近中俄衝突經過，及作者貢獻其意見，但屬於提出問題之性質，而非解決之方案。總之，本書乃使讀者得一研究中俄問題之徑路，所用方法乃就歷史的事實，闡明其因果關係，力避武斷與主觀的偏見。

我書固以敘述事實，明其因果爲重，而全書之中，有三根本義焉：其一，立國於亞洲者，無慮十數，而獨立國家除暹羅外僅中日二國而已，俄跨歐亞而立國，故俄政府之政策，亦足影響於遠東。是以遠東和平之責任。應由中日俄三國負之。戴季陶所著日本論，敘故中國國民黨總理孫中山與故日本內閣總理桂太郎會見，極論中俄日有提攜之必要，此東方兩大政治家所相視而笑莫逆於心者也。不幸日本後起之政治家，胸襟狹隘，日涉列強帝國主義之後塵，惟以侵略中國爲事，俄之斯丹林輩又秉其冷酷之性，肆其毒辣之策，赤化中國遂爲彼輩一成不變之政略。而現在中國國民黨諸

領袖亦未能繼志述事，以致此三國者，不獨不能負起遠東和平之責，且常招致糾紛，危及和平。作者以爲此等局勢必須根本改造，而負此改造之責者，不必定爲三國之政府，而爲三國之國民。中國國民數目最大，故其力亦至偉，苟我國民立志邁進，引根本改造遠東局勢爲己任，我信其必有所成，而蘇俄所加於我之陰謀暴行，適爲多難興邦之資。蓋吾國人昧於外勢久矣，雖在鄰邦，輪軌之往還至易，而潛究彼我之關係，默察對方之政策，以定本國因應之方針者，可云絕無僅有。作者雖無似，頗思殫其智慮，詳陳過去兩國之關係，以及今後之趨勢，必須此等智識漸能普及於一般國民，然後吾國民所負改造遠東局勢之責，方可期其實現。其二，滿蒙一隅早爲日俄兩國角逐之場，卽無軍事行動，而平日暗中競爭亦至劇烈，一般國民僅知中東南滿兩路，爲俄日兩國勢力之根據；抑知兩國之在滿蒙，無論政治經濟兩方面，勢力皆遠駕我上，卽其探險隊考察團，周歷滿蒙各地

，紀錄報告，可以汗牛，對於滿蒙之智識亦遠優於我。良以俄日兩國之政府，獎勵其國民向外發展，而其社會亦能與其政府合作，資本家或其企業機關則不惜捐鉅資以供探險考察之用，智識階級則不憚遠征，蒐集各方面之材料，而爲系統的記載。甚至遊離分子，如日本浪人之流，亦能用其智力，以自效於國家。紅軍之入外蒙也，有俄人波多者，舊充帝俄駐庫倫領署之書記，假代表外蒙之名義，請紅軍入庫倫，以保外蒙之自治。此亦游離分子之一，其人大抵熟諳當地之言語風俗，故能深入民間。返觀我國國民勇於爭權，怯於禦侮，視滿蒙如甌脫。置藩籬而不顧，以至研究滿蒙問題，必須逐譯他國文字，否則語焉不詳，更無論探險考察矣。我書列舉俄日逐鹿之已事，即在喚起國人對於滿蒙之注意，繼自今，倘以政府與國民之合作，移其內爭之力，向邊地發展，主權所在，絕非侵略。且中國在滿洲境內，百不如人，獨移民一事，稍著成效，而從前之移民事業，規模頗